

官板  
世說新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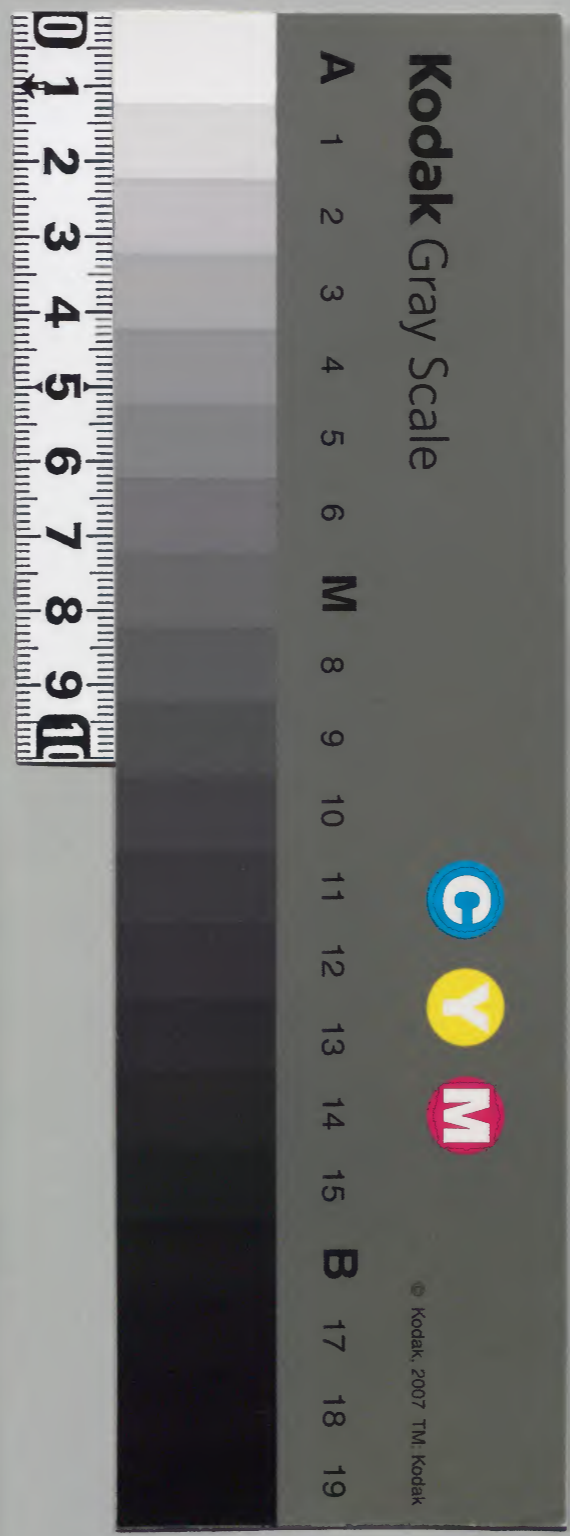
中文上

丙辰年

三

漢書門	五三六一	冊架函號類
	六甲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361
冊數	6 ( 3 )
函號	33 4



徵讓音立

世說新語卷中之五

淺草文庫

宋臨川王義慶撰

梁劉孝標注

宋劉辰翁評

方正第五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

陳寔及紀並已見

不至。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下車引之。元方入門。門不顧。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為人。不與之交。及

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荅曰。松

栢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疎。位不配德。文帝兄

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禮如此。楚國先賢傳

林。南陽安衆人。父資。有美譽。承少而脩德。雅正。确然

不羣。徵聘不就。聞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屢造其

門。值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請

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為司空。輔漢朝。乃謂承曰。卿昔

不顧吾。今可為交未。承曰。松栢之志猶存。帝不說。以

其名賢。猶敬禮之。文。帝脩子弟禮。就家拜。漢中太

守武帝平冀州。從至鄴。陳羣等皆為之拜。帝猶以舊

情介意。薄其位。而優其禮。就家訪以朝政。居賓客之

右。文帝徵為直諫大夫。明帝欲引以為相。以老固辭。

魏文帝受禪。陳群有憾容。帝問曰。朕應天受命。卿何

以不樂。群曰。臣與華歆服膺先朝。今雖欣聖化。猶義

形於色。華歆譜敘曰。魏受禪。朝臣三公以下。並受爵

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群曰。我應天受命。百辟莫不

說喜。形於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邪。群起

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曾事漢朝。心雖說喜。義于其

色。亦懼陛下實應見憎。帝大說。歎息良久。遂重異之。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魏志曰。淮

原陽曲人。建安中。除平原府丞。黃初元年。奉使賀文

帝踐阼。而稽留不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

悅悅悅

于 祚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傳

比

世說新語

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防風氏之誅，帝說之，擢為雍州刺史。遷征西將軍。淮在關中三十餘年，功績顯著。淮妻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遷，儀同三司，贈大將軍。

當并誅。魏略曰：凌，字彥雲，太原祁人。歷司空、太尉，征東將軍。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凌自縛歸罪。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不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遂折簡者也。遂使人送至西。凌自知罪重，試索棺，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凌行至項城，夜呼掾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俱滅，命邪？遂殺。使者徵攝甚急，淮使戒裝，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百姓勸淮舉兵，淮不許。至期遣妻，百姓號泣追呼者數萬人，行數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還。於是文武

語甚感動節次皆是

羌

壠

與 救與 錐忍 與 刺

母

奔馳如徇身首之急。既至，淮與宣帝書曰：五子哀戀，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則無五子。五子若殞，亦復無淮。

宣帝乃表特原淮妻。

世語曰：淮妻當從坐，侍御史往收督將及羗、胡渠帥數千人，叩

頭請淮上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追之。於是數千騎往追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五子若亡，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書至，宣王乃表原之。

諸葛亮之次渭濱，關中震動。

蜀志曰：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客于荊州，躬耕

隴畝，好為梁父吟，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謂為信然。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三

致也。先主遂詣亮，謂關羽、張飛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累遷丞相、益州牧，率眾北征，卒於渭南。

魏明帝深懼晉宣王戰，乃遣辛毗為軍司馬。魏志曰：毗字佐

治，潁川陽翟人，累遷衛尉。宣王既與亮對渭而陳，亮設誘譎萬方。

宣王果大怒，將欲應之，以重兵。亮遣間諜覘之，還曰：

「有一老夫，毅然仗黃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此

必辛佐治也。」晉陽秋曰：諸葛亮寇于郿，據渭水南原，詔使高祖拒之。亮善撫御，又戎政嚴明。

且僑軍遠征，糧運艱澀，利在野戰。朝廷每聞其出，欲以不戰屈之。高祖亦以為然，而擁大軍，禦侮於外，不

安遠露怯弱之形，以虧大勢。故秣馬坐甲，每見吞併之威，亮雖挑戰，或遺高祖巾幘，婦女之飾，欲以

激怒，冀獲曹咎之利。朝廷慮高祖不勝忿憤，而衛尉辛毗，骨鯁之臣，帝乃使毗仗節為高祖軍司馬。亮果

澁

復挑戰。高祖乃奮怒，將出應之。毗仗節中門而立。高祖乃止。將士聞見者，益加勇銳。識者以人臣雖擁眾千萬，而屈於王人，大略深長，皆如此之類也。

夏侯玄既被桎梏。魏氏春秋曰：玄字太初，譙國人。夏

高朗，弘辯博暢，正始中護軍。曹爽誅，徵為太常。內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筆研。及太傅薨，許允謂玄曰：子

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後中書令李豐

惡大將軍執政，遂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豐收。玄送廷尉。于寶晉紀曰：初，豐之謀也，使告玄。玄荅

曰：玄詳之爾，不以聞也。故及於難。」時鍾毓為廷尉，鍾會先不與玄相

知，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世語曰：玄至廷

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履玄，玄正色曰：吾當何辭？為令史責人邪？卿便為吾作。」毓以玄名士，節高，不

干

答

按

可屈而獄當。竟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之曰。不當若是邪。鍾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狎。玄正色曰。鍾君何得如是。名士傳曰。初玄以鍾毓志趣不同。不與之交。玄被收時。毓為廷尉。執玄手曰。太初何至於此。玄正色曰。雖復刑餘之人。不可得交。按郭頌西晉人。時世相近。為晉魏世語。事多詳覈。孫盛之徒。皆采以著書。並云玄距鍾會而袁宏名士傳最後出。不依前史。以為鍾毓可謂謬矣。考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色不異。魏志曰。玄格量弘濟。臨斬顏色

不異。舉止自若。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飲。世語曰。本字休元。臨淮東陽人。魏志曰。本廣陵東陽人。父矯。司徒。本歷郡守。廷尉。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下自盡。有率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遷鎮北將軍。本弟騫。晉陽秋曰。騫字

謹

休淵。司徒第二子。無譽。諤風。滑稽而多智謀。仕至大司馬。行還。徑入至堂戶。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雜。名士傳曰。玄以鄉黨貴齒。本不論德位。年長者必為拜。與陳本母前飲。騫來而出。其可得同。不可得而雜者也。

高貴鄉公薨。內外誼譁。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彥也。初封剡縣高貴鄉公。好學。夙成。齊王廢。羣臣迎之。即皇帝位。漢晉春秋曰。自曹芳事後。魏人省徹宿衛。無復鎧甲。諸門戎兵老弱而已。曹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諫不聽。乃出懷中板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恨。况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昭為之備。髦遂率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佃入遇髦於東止車門。左右訶之。佃眾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髦。戰於南闕下。髦自

用劔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  
 充曰公畜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卽  
 前刺髦刃出於背魏氏春秋曰帝將誅大將軍詔有  
 司復進位相國加九錫帝夜自將冗從僕射李昭黃  
 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遣使  
 自出致討會雨而卻明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  
 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當決行此事帝遂拔劔  
 升輦率殿中宿衛舍頭官僅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  
 自外而入帝師潰散帝猶稱天子手劔奮擊衆莫敢  
 逼充率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濟以矛進帝崩于師時  
 暴雨雷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魏志曰泰字玄伯  
 電晦冥何以靜之泰云唯殺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下  
 此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天 寶晉紀曰高貴鄉  
 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顛召之告以  
 可不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

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  
 伯卿何以處我對曰可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爲  
 吾更思其次泰曰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止  
 漢晉春秋曰曹髦之薨司馬昭聞之自投於地曰天  
 下謂我何於是召百官議其事昭垂涕問陳泰曰何  
 以居我泰曰公光輔數世功蓋天下謂當並迹古人  
 垂美於後一旦有殺君之事不亦惜乎速斬賈充猶  
 可以自明也昭曰公間不可得殺也卿更思餘計泰  
 厲聲曰意唯有進於此耳餘無足委者也歸而自殺  
 魏氏春秋曰泰勸大將軍誅賈充大將軍曰卿更思  
 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嘔血死

和嶠爲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宮頃似更成進卿試  
 往看還問何如荅云皇太子聖質如初晉諸公贊曰嶠字長輿汝

南西平人父道太常知名嶠少以雅量稱深爲賈充  
 所知每向世祖稱之歷尚書太子少傅子寶晉紀曰

皇太子有醇古之風。美於信受。待中和。嶠數言於上。曰。季世多僞。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憂太子不了。陛下家事。願追思文武之作。上既重長適。又懷齊王。朋黨之論。弗入也。後上謂嶠曰。太子近入朝。吾謂差進。卿可與荀侍中共往。言及顓奉詔。還對上曰。太子明識弘新。有如明詔。問嶠。嶠對曰。聖質如初。上默然。晉陽秋曰。世祖疑惠帝不可承繼大業。遣和嶠荀勗往觀察之。既見。勗稱歎曰。太子德更進茂。不同於故。嶠曰。皇太子聖質如初。此陛下家事。非臣所盡。天下聞之。莫不稱嶠為忠。而欲灰滅勗也。按荀顓清雅。性不阿諛。校之二說。則孫盛為得也。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讎。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間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

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復

覩聖顏。因涕泗百行。帝於是慙悔而出。晉諸公贊曰。吳亡靚入洛。

以父誕為太祖所殺。誓不見世祖。世祖叔母琅邪王妃。靚之姊也。帝後因靚在姊間。往就見焉。靚逃於廁中。於是以至孝發名。時嵇康亦被法。而康子紹死。蕩陰之役。談者咸曰。觀紹靚二人。然後知忠孝之道。區以別矣。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

武子儁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

不。晉諸公贊曰。齊王當出藩。而王濟諫請無數。又累遣常山王與婦長廣公主共入。稽顙陳乞。雷之。世

祖甚恚。謂王戎曰。我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朕家計。而甄德王濟連遣婦入來。生哭人邪。濟等尚爾。况餘



世談新語

者乎。濟自此被責。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

左遷國子祭酒。耻之。漢書曰：淮南厲王長，高祖少子也。有罪，文帝徙

之於蜀，不食而死。民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

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贊注曰：言一尺布

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米粟可舂而共食，况以天下之

廣而不它，人能令踈親，臣不能使親踈，以此愧陛下，

相客也。杜預之荊州，頓七里橋。朝士悉祖。

漢御史大夫延年十一世孫祖幾，魏太保父恕，幽州

荊州刺史。預智謀淵博，明於治亂，常稱立德者非所

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累遷河南尹，為鎮南將軍，

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以平吳勳，封當陽侯。預無

伎藝之能，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有大預少賤，好

事，輒在將帥之限，贈征南將軍儀同三司。豪俠不為物所許，楊濟既名氏，雄俊不堪，不坐而去。

歸坐如初。

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至，皆在連榻坐。

不與元凱共坐。預征吳，時亦有裴叔則、羊稱舒後至。

還，獨榻不與賓客共也。日杜元凱乃復連榻坐客，不坐便去。

人通濟有才幹，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

時見用，作領護軍各十年。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特

進。杜請裴追之，羊去數里住馬，既而俱還。杜許。

人王故事曰：濟字文通，弘農人。楊駿弟，須臾和長輿

也。有才識，累遷太子太保，與駿同誅。

來問楊右衛何在，客曰：向來不坐而去。長輿曰：必大

夏門下盤馬，往大夏門，果大閱騎，長輿抱內車共載。

歸坐如初。

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至，皆在連榻坐。

不與元凱共坐。預征吳，時亦有裴叔則、羊稱舒後至。

還，獨榻不與賓客共也。日杜元凱乃復連榻坐客，不坐便去。

人通濟有才幹，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

時見用，作領護軍各十年。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特

進。杜請裴追之，羊去數里住馬，既而俱還。杜許。

世談新語

卷中之上

晉武帝時荀勗為中書監

虞預晉書曰勗字公曾穎川穎陰人漢司空爽曾孫

也十餘歲能屬文外祖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為安陽令民生為立祠累遷侍中中書監和嶠

為令故事監令由來共車嶠性雅正常疾勗諂諛王

晉書曰勗性佞媚譽太子出齊王當時私議損國害民孫劉之匹也後世若有良史當著佞倖傳後

公車來嶠便登正向前坐不復容勗勗方更覓車然

得去監令各給車自此始曹嘉之晉紀曰中書監令常同車入朝至和嶠為令

而荀勗為監嶠意強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此始也

山公大兒著短恰車中倚武帝欲見之山公不敢辭

問兒兒不肯行時論乃云勝山公晉諸公贊曰山該字伯倫司徒濤長

直自媿其矮耳不足言勝

濤

子也雄有器識仕至左衛將軍

向雄為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橫怒

遂與杖遣之雄後為黃門郎劉為侍中初不交言武

帝聞之勅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詣劉再拜曰向

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絕何如於是即去武帝聞尚

不和乃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絕漢

春秋曰雄字茂伯河內人世語曰雄有節槩仕至黃門郎護軍將軍按王隱孫盛不與故君相聞議曰昔在晉初河內溫縣縣領校向雄送御犧牛不充呈郡輒隨比送洛值天大熱郡送牛多暍死臺法甚重太守吳奮召雄與杖雄不受杖曰郡牛者亦死也呈牛者亦死也奮大怒下雄獄將大治之會司隸辟雄都官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九

憾而已非方正之選

世說新語

從事數年為黃門侍郎奮為侍中同省相避不相見武帝聞之給雄酒禮使詣奮解雄乃奉詔此則非劉准也晉諸公贊曰淮字君平沛國杼秋人少以雄曰清正稱累遷河內太守侍中尚書僕射司徒

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

加諸剋退人若將墜諸淵臣於劉河內不為戎首亦

已幸甚安復為君臣之好武帝從之禮記曰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

君反服古邪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剋退

人若將墜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鄭玄曰為兵主求攻伐故曰戎首也

齊王冏為大司馬輔政虞預晉書曰冏字景治齊王攸子也少聰惠及長謙約好

施趙王倫篡位冏起義兵誅倫拜大司馬加九錫政皆決之而恣用羣小不復朝覲遂為長沙王所誅

嵇紹為侍中詣冏咨事冏設宰會召葛旒齊王官屬名曰旒字

虎旒齊王從事中郎晉陽秋曰齊王起義轉長史既克趙王倫與董艾等專執威權冏敗見誅董艾

等人王故事曰艾字叔智弘農人祖遇魏侍中父綏秘書監艾少好功名不脩士檢齊王起義艾為新

汲令赴軍用艾領右將軍王敗見誅共論時宜旒等白冏嵇侍中善於

絲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卻不受冏曰今日

共為歡卿何卻邪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

雖官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

王法服為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釋冠冕

襲私服此紹之心也旒等不自得而退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世說新語

盧志於衆坐

世語曰志字子通范陽人尚書瑛少子少知名起家鄴令歷成成都王長史衛尉

卿尚書郎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

抗已見吳書曰遜字伯言吳郡

人。世爲冠族初領海昌令號神君累遷丞相

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瑛

魏志曰毓

字子家涿人父植有名於世累遷吏部郎尚書選舉先性行而後言才進司空瑛咸熙中爲泰山太守字

子笏位至尚書

士龍失色

雲別見

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

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子名播海內寧有不

知鬼子敢爾

孔氏志怪曰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先冬至一日出家西

獵見一顰舉弓而射即中之顰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聖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有唱家前充

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統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即有人提襪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

愛恩

媚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十一

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爲君索小女

婚故相延耳即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

手迹便歎歎無辭崔即敕內令女郎莊嚴使充就東

廊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三日畢還見崔崔

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

養敕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

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

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亾人而入其

墓追以懊惋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

乍浮乍沒既上岸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

男兒共載充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

府君見人即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

盃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

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曜長幽

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

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盃可願兒思愛從此

別斷絕傷肝脾充取兒盃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

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遙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生 也 椀 椀

煖 椀 同

欵

兒逕就充懷。眾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之玄。通也。充詣市賣。盤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歛有一老婢。問充得盤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遣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歿。家親痛之。贈一金。盤著棺中。今視卿盤甚似。得盤本末。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即詣充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充貌。姨曰。我舅甥三月未間產。父曰春煖。溫也。願休強也。即字溫休。溫休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為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為漢尚書。植子毓。為魏司空。冠蓋相承至今也。議者疑

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羊忱性甚貞烈。趙王倫為相國。忱為太傅長史。乃版以參相國軍事。使者卒至。忱深懼豫禍。不暇被馬。於是帖騎而避。使者追之。忱善射。矢左右發。使者不敢

疏

台

封

似狽爾非方正也

進。遂得免。

文字志曰。忱字長和。一名陶。泰山平陽人。世為冠族。父繇。車騎掾。忱歷太傅長史。揚州刺史。遷侍中。永嘉五年。遭亂被害。年五十餘。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

王夷甫。庾。庾鼓。

庾卿之不置。王曰。君

不得為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法。卿

自用卿法。

阮宣子伐社樹。

阮修已見春秋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為后土。后土為社。風俗通曰。孝經稱社者土也。廣博不可備敬。故風土以為社。而祀之。報功也。然則社自祀。勾龍非土之祭也。有人

止之。宣子曰。社而為樹。伐樹則社亡。樹而為社。伐樹

則社移矣。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十二

振古絕俗得意之名言

祚

阮宣子論鬼神有無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獨以為

無曰今見鬼者云箸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復

有鬼邪論衡曰世謂人死為鬼非也人死不為鬼無知不能害人如審鬼者死人精神人見之空

從裸袒之形無為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無精神也由此言之見衣服象人則形體亦象人象人知非死

人之精神也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之精神也

元皇帝既登阼以鄭后之寵欲舍明帝而立簡文時

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理非倫且明帝以聰亮英

斷益宜為儲副周王諸公並苦爭懇切中興書曰鄭后字阿春

榮陽人少孤先嫁田氏夫亡依舅吳氏時中宗敬后虞氏先崩將納吳氏后與吳氏女遊後園有言之於

中宗者納為夫人甚寵生簡文帝即位尊之日文宣太后唯刁玄亮獨欲奉少主

以阿帝旨元帝便欲施行慮諸公不奉詔於是先喚

周侯丞相入然後欲出詔付刁刁協周王既入始至階

頭帝逆遣傳詔過使就東廂周侯未悟即卻略下階

丞相披撥傳詔徑至御牀前曰不審陛下何以見臣

帝默然無言乃探懷中黃紙詔裂擲之由此皇儲始

定周侯方慨然愧歎曰我常自言勝茂弘今始知不

如也中興書曰元皇以明帝及琅邪王哀並非敬后所生而謂哀有大成之度勝於明帝因從容問

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今二子孰賢導曰世子宣城俱有爽明之德莫能優劣如此故當以年於是更

世說新語

封哀為琅邪王。而此與世說互異。然法盛采摭典故。以何為實。且從容諷諫。理或可安。豈有登階一言。曾無奇說。便為之改計乎。

亂倫似謂不類耳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

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杜預左傳注曰。培塿。小阜。松栢。大木也。薰。香草。蕕。臭草。

玩雖不才。義不為亂倫之始。玩已

諸葛恢大女適太尉庾亮兒。恢別傳曰。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祖誕。司空。父

靚亦知名。恢少有令問。稱為明賢。避難江左。中宗召補主簿。累遷尚書令。庾氏譜曰。庾亮子會娶恢女。名

文彪。庾會別見。次女適徐州刺史羊忱兒。羊氏譜曰。羊楷字

父忱。侍中。楷仕至尚書郎。娶諸葛恢次女。亮子被蘇峻害。改適江彪。彪別

恢兒娶鄧攸女。諸葛氏譜曰。恢子衡。字峻文。仕至榮陽太守。娶河南鄧攸女。于時

謝尚書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鄧是世婚。江家我顧

伊。庾家伊顧我。不能復與謝哀兒婚。永嘉流人名曰。哀。字幼儒。陳郡

人。父衡。博士。哀歷侍中。吏部尚書。吳國內史。及恢亡。遂婚。謝氏譜曰。哀子

文熊。中興書曰。石字石奴。歷尚書令。聚斂無厭。取譏當世。於是王右軍往謝家看

新婦。猶有恢之遺法。威儀端詳。容服光整。王歎曰。我

在遣女。裁得爾耳。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別。涕

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婦女。與人別。唯啼泣。便

我顧伊伊顧我是纏綿語委曲細碎可觀

斂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十四

少年陵忽大有以此為方正奇矯取名取害心術

街

阿

激

斯人於倫好如此尚足論名品邪

為人所殺

世說新語

舍去

鄧粲晉紀曰周謨字叔治顛次弟也仕至中護軍嵩字仲智謨兄也性狻直果俠每以才氣陵

物顛被害王敦使人弔焉嵩曰亡兄天下有義人為天下無義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街之猶取為從事

中郎因事誅嵩晉陽秋曰嵩事佛臨刑猶誦經周侯獨畱與飲酒言話臨別

流涕撫其背曰奴好自愛

阿奴謨小字

周伯仁為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亮為

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

虞預晉書曰刁協字玄亮勃海

饒安人少好學雖不研精而多所博涉中興制度皆稟於協累遷尚書令中宗信重之為王敦所忌舉兵

討之奔至江南敗死明旦報仲智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刁下牀

對之大泣說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刁為辟

易於戶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

齊名那與佞人刁協有情逕便出

王含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兄故於眾坐稱

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為敦主簿

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旁人

為之反側充晏然神意自若

中興書曰王敦以震主之威收羅賢雋辟充為

主簿充知敦有異志逡巡疎外及敦稱含有惠政一坐畏敦擊節而已充獨抗之其時眾人為之失色由

是忤意出為東海王文學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柱而

敦

言伯仁以棟梁自居而絕人也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十五



勸柱語柱自  
雄語又佳

世說新語

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為衿契

徐廣晉紀曰顧顯字孟著吳郡人驃騎榮兄子少有名重名泰興中為騎郎蚤卒時為悼惜之

明帝在西堂會諸公飲酒未大醉帝問今名臣共集

何如堯舜時周伯仁為僕射因厲聲曰今雖同人主

復那得等於聖治帝大怒還內作手詔滿一黃紙遂

付廷尉令收因欲殺之按明帝未即位顯已為後數

日詔出周羣臣往省之周曰近知當不死罪不足至

此王大將軍當下時咸謂無緣爾伯仁曰今主非堯

舜何能無過且人臣安得稱兵以向朝廷處仲狼抗

華

伏

剛懷王平子何在

顯別傳曰王敦討劉隗時溫太真為東宮庶子在承華門外與顯相

見曰大將軍此舉有在義無有濫顯曰君年少希更

事未有人臣若此而不作亂共相推戴數年而為此

者乎處仲狼抗而強忌平子何在晉陽秋曰王澄為

荆州羣賊並起乃奔豫章而恃其宿名猶陵侮敦敦

仗勇士路戎等搯而殺之裴子曰平子從荆州下大

將軍因欲殺之而平子左右有二十人甚健皆持鐵

楯馬鞭平子恒持玉枕大將軍乃犒荆州文武二十

人積飲食皆不能動乃借平子玉枕便持下牀平子

手引大將軍帶絕與力士鬪甚苦乃得上屋上久許而死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

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溫

太真所說溫嘗為東宮率後為吾司馬甚悉之須臾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十六

溫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溫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

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已乃

重問溫太子何以稱佳溫曰鈞深致遠蓋非淺識所

測然以禮待親可稱為孝劉謙之晉紀曰敦欲廢明

虧

溫司馬昔在東宮悉其事驕既正言敦忿而愧焉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何

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而王師不

振以此負公晉陽秋曰王敦既下六軍敗績顯長史

位大臣朝廷傾撓豈可草間求活投身胡虜邪乃與朝士詣敦敦曰近日戰有餘力不對曰恨力不足豈

六

咸

有餘邪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

王隱晉書曰峻字子高長

簿舉孝廉值中原亂招合流舊三千餘家結壘本縣

宣示王化收葬枯骨遠近感其恩義咸共宗焉討王

敦有功封公遷歷陽太守峻外營將表曰鼓自鳴峻

自斫鼓曰我鄉里時有此則空城有頃詔書徵峻峻

日臺下云我反反豈得活邪我寧石頭望廷尉不能

廷尉望石頭乃作亂晉陽秋曰峻率眾二萬濟自橫

江至於蔣山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

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

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弊邪鍾曰國亂不能匡

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

進矣

庾公臨去顧語鍾後事深以相委鍾曰棟折榱崩誰

之責邪庾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克復之效

耳鍾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

春秋傳曰楚莊王圍鄭晉使荀林父率師

救鄭與楚戰於邲晉師敗績桓子歸請成晉平公將

許之士貞子諫而止後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賞桓子

狄臣子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田曰吾獲狄田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成

蘇峻時孔羣在橫塘為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

會稽

後賢記曰羣字敬休會稽山陰人祖竺吳豫章太守父奕全椒令羣有智局仕至御史中丞晉陽秋曰匡術為阜陵令逃亡無行庾亮徵蘇峻術勸峻誅亮遂與峻同反後以宛城降因眾坐戲語

情誓甚真宜在朝廷之上

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荅曰德非孔子厄同

匡人

家語曰孔子之宋匡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戰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

不習是丘之過也若述先王之道而為咎者非丘罪也命也夫歌子和汝子路彈劍孔子和之曲三終匡

人解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

禮記

月令曰仲春之月鷹化為鳩鄭玄曰鳩播穀也夏小

正曰鷹則為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殺之時也善變而

之仁故具之蘇子高事平

靈鬼志謠徵曰明帝初有謠曰高山崩石自破高山峻也碩峻弟也後諸公誅

峻碩猶據石頭潰散而逃追斬之

王庾諸公欲用孔廷尉為丹陽

亂離之後百姓彫弊孔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

小人語豈識國家大體見厚方正

宋

十談新語

升御牀並蒙眷識共奉遺詔孔坦疎賤不在顧命之列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為先今猶俎上腐肉任人膾截耳於是拂衣而去諸公亦止

按王隱晉書蘇峻事平陶侃欲將坦上用為豫章太守坦辭母老不行臺以為吳郡吳郡多名族而坦年少乃授吳興內史不聞尹京

孔車騎與中丞共行

孔愉別傳曰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初辟中宗參軍討華軼有功封餘不亭侯愉少時嘗得一龜放於餘不溪中龜中路左顧者數過及後鑄印而龜左顧更鑄猶如此印師以聞愉悟取而佩焉累遷尚書左僕射贈車騎將軍中丞孔群也

在御道逢匡術賓從甚盛因往與車騎共語中丞初不視直云鷹化為鳩眾鳥猶惡其眼術大怒便欲刃之車騎下車抱

陶語殊橫

以 諧 詔 膝 才

術曰族弟發狂卿為我宥之始得全首領

梅願嘗有惠於陶公後為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收之侃曰天子富於春秋萬幾自諸侯出王公既得錄陶公何為不可放乃遣人於江口奪之

晉諸公贊真汝南西平人少好學隱退而求實進止永嘉流人名曰願領軍司馬願弟陶字叔真鄧粲晉紀曰初有讚侃於王敦者乃以從弟廙代侃為荊州左遷侃廣州侃文武距廙而求侃敦聞大怒及侃將莅廣州過敦敦陳兵欲害侃敦咨議參軍梅陶諫敦乃止厚禮而遣之王隱晉書亦同換二書所錄則有惠於陶是梅陶非願也

願見陶公拜陶公止之願曰梅仲真鄰明日豈可復屈邪

十談新語

卷中之上

十九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牀席。蔡公先在坐。不說而去。王

亦不畱。蔡司徒別傳曰。謨字道明。濟陽考城人。博學有識。避地江左。歷左光祿錄尚書事。揚州刺史。

史。薨。贈司空。何次道。庾季堅。二人並為元輔。晉陽秋曰。庾冰字季堅。太尉亮之弟也。少

有檢操。兄亮常器之。曰。吾家晏平仲。累遷車騎將軍。江州刺史。成帝初崩。于時嗣君

未定。何欲立嗣子。庾及朝議。以外寇方強。嗣子冲幼。

乃立康帝。中興書曰。帝諱岳。字世同。成帝同母弟也。成帝崩。即位。年二十二。康帝登

昨會群臣。謂何曰。朕今所以承大業。為誰之議。何答

曰。陛下龍飛。此是庾冰之功。非臣之力。于時用微臣

之議。今不覩盛明之世。晉陽秋曰。初顯宗臨崩。庾冰

爭之不得。充不自安。求處外任。及冰出鎮武昌。充自京馳還。言於帝曰。冰不宐出。昔年陛下龍飛。使晉德

再隆者。冰之勲也。臣無與焉。帝有慙色。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碁。王手嘗不如兩道許。

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

江曰。恐不得爾。徐廣晉紀曰。江彪字思玄。陳畱人。博學。左僕射。兼善奕。為中興之冠。累遷尚

護軍將軍。傍有客曰。此年少戲。迺不惡。王徐舉首曰。

此年少非唯圍碁見勝。范汪碁品曰。彪與王恬等。碁第一品。導第五品。

孔君平疾篤。庾司空為會稽省之。庾冰相問訊。甚至為

丞相雅量。此年少不讓。小伎自多宜戒。

此却非周嵩  
比  
惜不見話言  
以下

如怒如笑  
如馨即如此

此語可第深  
公自道不可

世說新語

之流涕。庾既下<sup>床</sup>。孔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迺<sup>西</sup>作見女子相問。庾聞回<sup>回</sup>謝之，請其話言。

王隱晉書曰：坦方直而有雅望。

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彎彈彈劉枕，左迸碎<sup>床</sup>。

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鬪戰求勝<sup>中</sup>。

書曰：溫曾為徐州刺史，沛國屬徐州。故呼溫使君。鬪戰者以溫為將也。桓甚有恨容。尹劉

真長已見

後來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謂曰：黃吻年少，勿為

評論宿士。昔嘗與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高逸沙門傳曰：

晉元明二帝游心玄虛，託情道味，以賓友禮待法師。王公庾公傾心側席，好同臭味也。

王中郎年少時，<sup>坦之</sup>江彪為僕射領選，欲擬之為尚

書郎。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

何得擬我。江聞而止。按王彪之別傳曰：彪之從伯導謂彪之曰：選曹舉汝為尚書郎。

幸可作諸王佐邪。此知郎官寒素之品也。

王述轉尚書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應讓杜許。藍田

云：汝謂我堪此<sup>否</sup>。文度曰：何為不堪。但克讓自是美

事，恐不可闕。藍田慨然曰：既云堪，何為復讓人言汝

勝我，定不如我。述別傳曰：述常以闕人之處，世當先量已而後動，義無虛讓，是以應辭便

亦取其真耳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二十一

世說新語

當固執其真正不踰皆此類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綽集載誄文曰咨子與公風流同歸

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無私虛中納是吐誠誨非雖實不敏敬佩茲章永戢話言口誦心悲

既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

至於此道恩庾羲小字徐廣晉紀曰羲字叔和太尉亮第三子拔尚率到任建威將軍吳國內史

王長史求東陽撫軍不用簡文後疾篤臨終撫軍哀歎

曰吾將負仲祖於此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稽王癡

真癡王濛已見

劉簡作桓宣武別駕後為東曹參軍劉氏譜曰簡字仲約南陽人祖

評

喬豫州刺史父挺潁川太守簡仕至大司馬參軍

頗以剛直見疎嘗聽記簡

都無言宣武問劉東曹何以不下意荅曰會不能用

宣武亦無怪色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

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真長

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孔子稱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劉

尹之意蓋從此言也

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司州已見陶胡奴為烏程令胡

陶範小字也陶侃別傳曰範字道則侃第十子也侃諸子中最知名歷尚書秘書監何法盛以為第九子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二十二

詩經

送一船米遺之。卻不肯取。直荅語。王修齡若飢。自當

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阮光祿阮裕已見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劉許。過事便還。諸

人相與追之。既亦知時流必當逐已。乃遄疾而去。至

方山不相及。中興書曰。裕終日頽然。無所錯綜。而物自宗之。劉尹時為會稽。

乃歎曰。我入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伊

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王劉與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脚加桓公

頸。桓公甚不堪。舉手撥去。既還。王長史語劉曰。伊詎

更無倫理

溥温之詞

可以形色加人。不温別傳曰。温有豪邁風氣也。

桓公問桓子野。謝安石料萬石必敗。何以不諫。子野。桓伊

小字也。續晉陽秋曰。伊字叔夏。譙國銓人。父景。護軍將軍。伊少有才藝。又善聲律。加以標悟。省率。為王濛

劉惔所知。累遷豫州刺史。贈右將軍。子野荅曰。故當出於難犯耳。桓作

色曰。萬石撓弱。凡才。有何巖顏難犯。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荅曰。相識

已多。不煩復爾。羅府君別傳曰。含字君章。桂陽棗陽人。蓋楚熊姓之後。啓土羅國。遂氏族

焉。後寓湘境。故為桂陽人。含臨海太守。彥曾孫。榮陽太守。緩少子也。桓宣武辟為別駕。以官解。誼擾。城

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伐木為牀。織葦為席。布衣蔬食。晏若有餘。桓公嘗謂眾坐曰。此自江左之清秀。豈唯

藝

綏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二十三



栖

外戚莫盛焉 語

荆楚而已。累遷散騎常侍。廷尉長沙相。致仕中散大夫。門施行馬。舍自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挺生。豈非至新之徵邪。

韓康伯病。拄杖前庭消搖。韓伯已見見諸謝皆富貴。轟隱

交路。歎曰。此復何異王莽時。漢書曰。王莽宗族凡十侯。五大司馬。

王文度為桓公長史。時桓為兒求王女。王許咨藍田。

王坦之王述並已見既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鄰上

文度因言桓求已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鄰曰。惡

見文度已復癡。畏桓溫面。兵那可嫁。女與之。文度還

報云。下官家中先得婚處。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

不肯耳。後桓女遂嫁文度兒。王氏譜曰。坦之子愷。娶桓溫第二女。字伯子。中

興書曰。愷字茂仁。歷吳國內史。丹陽尹。贈太常。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樗蒲。見有勝負。因曰。南

風不競。春秋傳曰。楚伐鄭。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杜預曰。歌者吹

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門生輩輕其小兒。廼曰。此郎亦管

中窺豹。時見一斑。子敬瞋目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

真長。遂拂衣而去。荀劉已見

謝公聞羊綏佳。致意令來。終不肯詣。羊氏譜曰。綏字仲彥。太山人。父

楷。尚書郎。綏仕至中書侍郎。後綏為太學博士。因事見謝公。公即

竟是小兒

世說新語

取以為主簿

王右軍與謝公詣阮公阮思曠也至門語謝故當共推主

人謝曰推人正自難

太極殿始成徐廣晉紀曰孝武寧康二年尚書令王彪之等啓改作新宮太元三年二月內

外軍六千人始營築至七月而成太極殿高八丈長二十七丈廣十丈尚書謝萬監視賜爵關內侯大匠

毛安之關中侯王子敬時為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之王

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箸門外謝後見王曰題之上

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為也王曰魏作所以

不長謝以為名言宋明帝文章志曰太元中新宮成議者欲屈王獻之題榜以為萬代

謂薄待大臣也然殿碑比之感芻擲去似為不可

橙

詔彪

梳

寶謝安與王語次因及魏時起陵雲閣忘題榜乃使韋仲將縣梯上題之此下須髮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云安絕楷法安欲以此風動其意王解其旨正色曰此奇事韋仲將魏朝大臣寧可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知其心西不復逼之

王恭欲請江盧奴為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

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盧奴江數小字也晉安帝紀曰數字

仲凱濟陽人祖正散騎常侍父彪僕射並以義正器素知名當世數歷位內外簡退箸稱歷黃門侍郎驃

議騎容直喚人取酒自飲一盃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

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邪更使酌與王王飲酒畢

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歎曰人自量固為難宋書曰數即湘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二十五

善對

州江夷之父也夷字茂遠湘州刺史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流秀出臣不如

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

中興書曰爽忠孝正直烈宗崩王國寶夜開門入為遺詔

爽為黃門郎距之曰大行晏駕太子未立敢有先入者斬國寶懼乃止

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為小子王曰亡

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

宮何小子之有

中興書曰王濛女諱穆之為哀帝皇后王蘊女諱法惠為孝武皇后

張玄與王建武先不相識

張玄已見建武王忱也晉安帝紀曰忱初作荊州刺

史後為建武將軍

後遇於范豫章許范令二人共語范寤張

熟

因正坐歛衽王執視良久不對張大失望便去范苦

譬留之遂不肯住范是王之舅

王氏譜曰王坦之娶順陽郡范汪女名蓋

即寤妹也生忱

乃讓王曰張玄吳士之秀亦見遇於時而使

至於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張祖希若欲相識自應見

詣范馳報張張便束帶造之遂舉觴對語賓主無愧

色

雅量第六

豫章太守顧劭

環濟吳紀曰劭字孝則吳郡人年二十七起家為豫章太守舉善以教民

風化大行

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圍碁

江表傳曰

雍字元歎曾就蔡伯喈伯喈賞異之以其名與之吳志曰雍累遷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第家人不知為人不飲酒寡言語孫權嘗曰顧侯在坐令人不樂位至丞相

外啓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子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賓

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禮

曰延陵季子適齊及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歛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

同

馬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於是豁情散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

哀顏色自若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

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

絕矣晉陽秋曰初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嫡兄遜淫

之遜內不自安陰告安搗母表求徙邊安當徙訴自理辭引康文士傳曰呂安罹事康詣獄以明之鍾會庭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惑衆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於是錄康閉獄臨死而兄弟親族咸與其別康顏色不變問其兄曰向以琴來不邪兄曰

語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以來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

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

以為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

王隱晉書曰康之下獄太學生數千人請之干

時豪俊皆隨康入獄悉解喻一時散遣康竟與安同誅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

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

見顧愷之書贊語林曰太初從魏帝拜陵陪列於松栢下時暴雨霹靂正中所立之樹冠冕焦壞左右觀

之皆伏太初顏色不改臧榮緒又以為諸葛誕也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

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人問之荅曰樹在道邊而多

此下別本有必字理別本作童

子此苦李取之信然

名士傳曰戎由是幼有神理之稱也

魏明帝於宣武場上斷虎爪牙縱百姓觀之王戎七

歲亦往看虎承間攀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

易顛仆戎湛然不動了無恐色

竹林七賢論曰明帝自閣上望見使人問

戎姓名而異之

王戎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筒中箋布五端戎雖

不受厚報其書

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劉毅奏南郡太守劉肇以布五十疋雜物遺前豫州

刺史王戎請檻車徵付廷尉治罪除名終身戎以書未達不坐竹林七賢論曰戎報肇書議者僉以為譏

世祖患之乃發口詔曰以戎之為士義豈懷私議者乃息戎亦不謝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二十八

世說新語

裴叔則被收神氣無變舉止自若求紙筆作書書成

救者多乃得免後位儀同三司晉諸公贊曰楷息贊取楊駿女駿誅以相

婚黨收付廷尉待中傅祗證楷素意由此得免名士

傳曰楚王之難李肇惡楷名重收將害之楷神色不

變舉動自若諸人請救得免晉陽秋曰楷與王戎俱加儀同三司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因語

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標擲其面

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

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西出牛背上王夷甫蓋自謂風神

裴遐在周馥所馥設主人鄧粲晉紀曰馥字祖宣汝南人代劉淮為鎮東將軍

鎮壽陽移檄四方欲奉迎天子元皇使甘卓攻之馥出奔道卒

遐與人圍碁馥司馬

行酒遐正戲不時為飲司馬恚因曳遐墜地遐還坐

舉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何

得顏色不異答曰直是闇當故耳一作闇故當耳一作真是闇將故耳

劉慶孫在太傅府于時人士多為所構唯庾子嵩縱

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

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晉陽秋曰劉興字慶孫中山人有豪俠才筭善交結為范

陽王越所暱越薨太傅召之太相委仗用為長史八

王故事曰司馬越字元超高密王泰長子少尚布衣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二十九

續

之操為中外所歸  
累遷司空太傅

太傅於眾坐中問庾庾時頽然已

醉憤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荅云下官家故可有兩

娑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道此庾曰

可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

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不能

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荅已欲以分謗王不為

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

晉諸公贊曰邈字景聲河東  
聞喜人少有通才從兄頽器

賞之每與清言終日達曙自謂理構多如輒每謝之

然未能出也歷太傅從事中郎左司馬監東海王軍  
事少為文士而經事為將  
雖非其才而以罕重稱也

虞

王夷甫長裴成公四歲不與相知時共集一處皆當

時名士謂王曰裴令令望何足計王便卿裴裴曰自

可全君雅志

裴頡  
已見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嚴以

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

若其欲來吾角巾徑還烏衣

丹陽記曰烏衣之起吳  
時烏衣營處所也江左

初立琅邪  
諸王所居

何所稍嚴

中興書曰於是風  
塵自消內外緝穆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簿周旋

無為知人机案間事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三十

勝負本不待此寫得祖士少慚作殺人

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恒自經營。同是一累。而

未判其得失。祖約別傳曰。約字士少。范陽道人。累遷

峻敗。約投石勒。約本幽州冠族。賓客填門。勒登高望。見車騎大驚。又使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恨。勒

惡之。遂誅約。晉陽秋曰。阮孚字遙集。陳留人。咸第二子也。少有智調。而無儻異。累遷侍中。吏部尚書。廣州

刺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籠

箸。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

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箸幾量屐。神色閒曠。於是勝

負始分。孚別傳曰。孚風韻踈誕。少有門風。

許侍中。顧司空俱作丞相從事。爾時已被遇。遊宴集

豐色

眠

茂弘評謬

聚略無不同。晉百官名曰。許璪字思文。義興陽羨人。許氏譜曰。璪祖豔字子良。承興長父裴。

字季顯。烏程令。璪仕至吏部侍郎。嘗夜至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

便命使入已帳眠。顧至曉。回轉不得快。孰許上牀。便

哈臺大軒。丞相顧諸客曰。此中亦難得眠處。顧和字君孝。少

知名。族人顧榮曰。此吾家騏驎也。必與吾宗。仕至尚書令。五子治。隗。淳。履之。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為假。亮有大

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溫太真嘗

隱慢怛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為此。

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庾氏譜曰。會字會宗。太尉亮長子。年十九。咸和



十言新語

六年或云見阿恭知元規非假阿恭會小字也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按庾亮啓參軍名

掌記室也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船

送故吏數人投錢塘亭住錢唐縣記曰縣近海為潮

輦土為塘因以為名也爾時吳興沈充為縣令未詳當送客過浙

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

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儉父來寄亭中晉陽秋曰

吳人以中州人為儉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儉父

欲食麩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

餅

羲

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

下脩刺詣公更宰殺為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

謝慙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郝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壻丞相語

郝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郝曰王家諸郎

亦皆可嘉聞來覓壻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牀上

坦腹臥如不聞郝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

女與焉王氏譜曰逸少羲之小字羲之妻太傅郝鑒女名璿字子房也

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者並

世統新語

卷中之上

競日

續

世說新語

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別曼

傳曰曼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暨陽平太守曼頽縱宏任飲酒誕節與陳雷阮放等號兗州八達累遷丹

陽尹為蘇峻所害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

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真率明帝東宮僚屬名曰固字道安

太山人文字志曰固父坦車騎長史固善草行著名一時避亂渡江累遷黃門侍郎褒其清儉贈大鴻臚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

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

攻固出下策耳孫子兵法曰火攻有五一日火人二

日火積三日火車四日火軍五日火變故以火攻者明也

仲智傲狠故無別淚

顧和始為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外

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語林曰周侯飲酒已醉箸和

覓覓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

顧搏覓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既入語

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中興書曰和有操量務冠知名

庾太尉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西奔晉

秋曰蘇峻作逆詔亮都督征討戰于建陽亂兵相剝

掠射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舉船上咸失色分散亮不

動容徐曰此手那可西使箸賊眾迺安

當時直復難處句以悅安之矯情見謂雅量孰知其窘

携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三十三

頌之厚耳非雅量

庾小征西嘗出未還婦母阮是劉萬安妻

劉氏譜曰劉綬妻陳

留阮蕃女字幼娥綬別見

與女上安陵城樓上俄頃翼歸策良馬

盛輿衛阮語女聞庾郎能騎我何由得見婦告翼

氏

譜曰翼娶高平劉綬女字靜女

翼便為於道開鹵簿盤馬始兩轉墜

馬墮地意色自若

宣武與簡文太宰

武陵王晞

共載密令人在輿前後鳴

鼓大叫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顧看簡文穆

然清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賢

續晉陽秋曰帝性溫

深雅有局鎮嘗與桓溫太宰武陵王晞同乘至板橋溫密勅令無因鳴角鼓譟部伍並驚馳溫陽駭異晞

大震帝舉止自若音顏無變溫每以此稱其德量故論者謂溫服憚也

王劭王蒼共詣宣武

劭蒼別傳曰劭字敬倫丞相導第五子清貴簡素研味玄牘大

司馬桓溫稱為鳳雛累遷尚書僕射吳國內史蒼字敬文丞相最小子有清譽夷秦無競仕至鎮軍將軍

正值收庾希家

中興書曰希字始彥司空冰長子累遷徐兗二州刺史希兄弟貴盛桓溫

忌之諷免希官遂奔于暨陽初郭璞筮冰子孫必有大禍唯固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鎮山陽弟友為東

陽希自家暨陽及溫誅希弟柔倩聞希難逃於海陵後還京口聚眾事敗為溫所誅

逡巡欲去劭堅坐不動待收信還得不定迺出論者

以劭為優

桓宣武與郗超議芟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宿

續晉

古人常帶此  
等與後人笑  
今人則不然

義

陽秋曰。超謂溫雄武。當樂推之運。遂深自委。明晨起。  
結。溫亦深相器重。故潛謀密計。莫不預焉。  
呼謝安王坦之入。擲疏示之。郗猶在帳內。謝都無言。  
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郗不覺竊從帳中與  
宣武言。謝含笑曰。郗生可謂入幕賓也。帳一作帷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中興書曰安元  
居會稽與支道林王羲之許詢共游處出則風起浪  
漁弋山水入則談說屬文未嘗有處世意也  
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  
不言。舟人以公貌閒意說。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  
諸人皆誼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眾人即承響

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晉安

帝紀曰。簡文晏駕。遺詔桓溫。依諸葛亮王導故事。溫大怒以爲黜其權。謝安王坦之所建也。入赴山陵。百官拜于道側。在位望者戰慄。失色。或云自此欲殺王謝。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

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相與

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

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

兵。按宋明帝文章志曰。安能作洛下書生詠。而少有鼻疾。語音濁。後名流多效其詠。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安及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入失厝。倒執手版。汗流霑衣。安神姿舉動不異。

苦問

桓自可人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三十五

頃

與前泛海合得自在

世說新語

於常舉目徧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矜莊之心頓盡命部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王謝舊齊名於此始

判優劣

謝太傅與王文度共詣郗超日旰未得前王便欲去

謝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超得寵桓溫專殺生之威

支道林還東高逸沙門傳曰遁為哀帝所迎游京邑久心在故山乃拂衣王都還就巖穴

時賢並送於征虜亭丹陽記曰太安中征虜將軍謝安立此亭因以為名蔡子

叔前至坐近林公中興書曰蔡系字子叔濟陽人司徒謨第二子有文理仕至撫軍長

史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

是道人語

謝在焉因合禱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為卿面作計其後二人俱不介意

郗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安和上傳曰釋道安者常山薄柳人本姓衛年十二

作沙門神性聰敏而貌至陋佛圖澄甚重之值石氏亂於陸渾山木食修學為慕容駿所逼乃往襄陽以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為條章標序篇目為之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無疾卒

修書累紙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

為煩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

晉百官名曰謝奉字弘道會稽山陰人謝氏譜曰奉

祖端散騎常侍父鳳丞相主簿奉歷安南將軍廣州刺史吏部尚書

謝太傅赴桓公司

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

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它端也雖信宿中途竟不言及

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與論琴

書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知其量

晉安帝紀

曰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有清操恬和通任為劉真長所知性甚快暢泰於娛生好鼓琴善屬文尤樂遊燕多與高門風流者遊談者許其通隱屢辭徵命遂著高尚之稱

我輩人也

甚善我輩所不及

只如此本分本分

體

謝公與人圍碁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

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

舉止不異於常

續晉陽秋曰初符堅南寇京師大震謝安無懼色方命駕出墅與兄子玄

圍碁夜還乃處分少日皆辦破賊又無喜容其高量如此謝車騎傳曰氏賊符堅傾國大出眾號百萬朝廷遣諸軍距之凡八萬堅進屯壽陽玄為前鋒都督與從弟琰等選精銳決戰射傷堅俘獲數萬計得偽輦及雲母車寶器山積錦罽萬端牛馬驢騾十萬頭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

惶取屐

晉百官名曰王徽之字子猷中興書曰徽之義之第五子卓犖不羈欲為傲達仕至黃門

侍郎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異平常

續晉

常

謂及我在位時攻之自任吞虜

世說新語

陽秋曰獻之雖不修賞貫而容止不妄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符堅遊寬近境堅別見謝太傅謂子敬曰可將當軸了

其此處

王僧彌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王珉謝玄並已見僧彌舉酒勸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

僧彌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何敢

講張玄叔父安曾為吳興玄少時從之遊故珉云然謝徐撫掌而笑曰衛軍

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也

王東亭為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其人

語獨無取獨釣碣可川

何等試法

泰

穎

地為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賓客

即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吾當試之

後因月朝閣下伏公於內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

仆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重咸云是公輔器也續晉陽秋

曰珣初辟大司馬掾桓温至重之常稱王掾必為黑頭公未易才也

太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徐廣晉紀曰泰元二年

粉絮東南行歷須女至央星按太元末唯有此妖不聞長星也且漢文八年有長星出東方文穎注曰長

星有光芒或竟天或長十丈或二三丈無常也此星

見多為兵革事此後十六年文帝乃崩蓋知長星非

關天子世夜華林園中飲酒舉杯屬星云長星勸爾

說也

賓

一杯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殷荊州有所識作賦是東昏慢戲之流

文士傳曰昏字廣微陽平

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疎廣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自東海避難元城改姓去疎之足以爲東氏昏博學多識問無不對元康中有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司空張華以問昏昏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曾爲楚賦諸文文甚俳謔三十九歲卒元城爲之廢市

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中函中出之

王讀殷笑之不自勝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

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羊綏第二子孚少有儁才與謝益壽相好

益壽謝混小字也

華

甚得體慢戲復何足贅

蚤

寫得直截可憎又自如見人情有此傳聞之穢小說不厭

嘗蚤往謝許未食俄而王齊王睹來

王睹已見齊王熙小字也中興

書曰熙字叔和恭次弟尚鄱陽公主太子洗馬早卒既先不相識王向席有不

說色欲使羊去羊了不眴唯脚委几上詠矚自若謝

與王敘寒溫數語畢還與羊談賞王方悟其竒乃合

共語須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屬羊不暇羊不大

應對之而盛進食食畢便退遂苦相畱羊義不住直

云向者不從命中國尚虛二王是孝伯兩弟

識鑒第七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



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姦賊。恨

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續漢書曰。玄字

人。少治禮及嚴氏春秋。累遷尚書令。玄嚴明有才略。長於知人。初魏武帝為諸生。未知名也。玄甚異之。魏

書曰。玄見太祖曰。吾見士多矣。未有若君者。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按世

語曰。玄謂太祖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遣子將。子將納焉。孫盛雜語曰。太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

人。固問。然後子將答曰。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太祖大笑。世說所言謬矣。

曹公問裴潛曰。卿昔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

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為治。若乘邊守險。足

為一方之主。魏志曰。潛字文行。河東人。避亂荊州。劉表待之。賓客禮。潛私謂王粲司馬芝曰。

以賓

此語未有喻者

▲累遷尚書令贈太常

劉牧非霸王之才。而欲以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渡適長沙。

何晏鄧颺夏侯玄並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魏略曰。鄧颺字

玄茂。南陽宛人。鄧禹之後也。少得士名。明帝時為中書郎。以與李勝等為浮華。被斥。正始中遷侍中尚書。

為人好貨。藏艾以父妾與颺得顯官。京師為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何晏選不得人。頗由颺。以黨曹爽

誅。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謂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

傑士。虛心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則

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

史記曰。相如以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怒欲辱之。相如每稱疾。望見引車避匿。其舍人欲去之。相如

曰。夫以秦王之威。而吾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顧秦疆趙弱。秦以吾二人。故不敢加兵於趙。今兩虎鬪。勢

華 下皆同

選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十言

不俱生。吾以公家急而傳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後私讎也。頗聞謝罪。

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為而躁。

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關籥。貴同惡異。多言而妬。

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

之人爾。遠之猶恐罹禍。况可親之邪。後皆如其言。

曰。是時何晏以才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交通。合徒黨。驚聲名於閭閻。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皆求交於報。報不納也。報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志。然猶勸報結交云。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場。帝欲偃武修文。親自臨幸。悉

召羣臣。山公謂不宐爾。因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

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

中華

名

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

史記曰。孫武。齊人。吳起。衛人。並善兵法。竹林七賢論曰。咸寧中。吳既平。上將為桃林華山之事。息役。弭兵。

示天下以大安。於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時京師猶講武。山濤因論孫吳用兵本

意。濤為人常簡默。蓋以為國者。不可以忘戰。故及之名。士傳曰。濤居魏晉之間。無所標明。嘗與尚書盧欽

言及用兵本意。武帝聞之曰。山少傅名言也。後諸王驕汰。輕違禍難。於是

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

皆如公言。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

王夷甫亦歎云。公闇與道合。竹林七賢論曰。永寧之

皆如濤言。名士傳曰。王夷甫推歎濤。曉。曉為與道合。其深不可測。皆此類也。

兵不當廢何在孫吳

類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賓

王夷甫父又為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得時。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敘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輟，乃歎曰：生兒不當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亂天下者必此子也。晉陽秋曰：夷甫父又有簡書將免官，夷甫年十七，見所繼從舅羊祜，申陳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漢晉春秋曰：初，羊祜以軍法欲斬王戎，夷甫又忿，祜言其必敗，不相貴重，天下為之語曰：二王當朝，世人莫敢稱羊公之有德。

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

潘

其策

耳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

晉陽秋曰：潘滔，字陽仲，滎陽人，太常尼從子也。

有文學才識，永嘉末為河南尹，遇害。漢晉春秋曰：初，王夷甫言東海王越轉王敦為揚州，滔初為太傅長史，言於太傅曰：王處仲蜂目已露，豺聲未發，今樹之江外，肆其豪彊之心，是賊之也。晉陽秋曰：敦為太子舍人，與滔同僚，故有此言。習孫二說便小遷異。春秋傳曰：楚令尹子上謂世子商臣：蜂目而豺聲，忍人也。

石勒不知書。石勒傳曰：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匈奴之苗裔也。雄勇好騎射。晉元康中流宕山東，與平原在平人師歡家，庸耳恒聞鼓角鞞鐸之音，勒私異之。初，勒鄉里原上地中生石，日長，類鐵騎之象，國中生人參葩葉甚盛，于時父老相者皆云：此胡體貌奇異，有不可知，勸邑人厚遇之。人多哂而不信。永嘉初，豪傑並起，與胡王陽等十八騎詣汲桑為左前督，桑敗，共推勒為主，攻下州縣，都於襄國。後僭正號，死謚。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

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

諫上延西曰賴有此耳鄧粲晉紀曰勒甲不能書目不識

其意漢書曰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勸立六國後王令趣刻印張良人諫

以為不可輟食吐哺罵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趣令銷印

衛玠年五歲神衿可愛祖太保曰此兒有異顧吾老

不見其大耳晉諸公贊曰璿字伯玉河東安邑人少

武子仕至太保為楚王瑋所害玠別傳曰玠有虛令

之秀清勝之氣在羣伍之中有異人之望祖太保見

玠五歲曰此兒神爽聰令與劉越石云華彥夏識能不足疆果有餘華預晉書曰

衆大異恐吾年老不及見爾平原人魏太尉歆曾孫也累遷江州刺史傾心下士甚得士歡心以不從元皇命見誅漢晉春秋曰劉琨知軼必敗謂其自取之也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

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

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為見

機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

美望博學善屬文造次立成辭義清新大司馬齊

王問辟為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

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

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提其手愴然曰

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爾翰以疾歸府以輒

儼 捉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無

諸葛道明初過江左自名道明名亞王庾之下中興書曰

恢避難過江與潁川荀道明陳畱蔡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為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

氏儒雅荀葛清先為臨沂令丞相謂曰明府當為黑頭公林語

曰丞相拜司空諸葛道明在公坐指冠冕曰君當復著此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曰志大其量終當死塢壁間晉諸

公贊曰王玄字眉子夷甫子也東海王越辟為掾後行陳畱太守大行威罰為塢人所害

王大將軍始下楊朗苦諫不從遂為王致力乘中鳴

雲露車平逕前曰聽下官鼓音一進而捷王先把其手

曰事克當相用為荊州既而忘之以為南郡晉曰官名曰朗

字世彥弘農人楊氏譜曰朗祖囂典軍校尉父淮冀州刺史王隱晉書曰朗有器識才量善能當世仕至

雍州刺史王敗後明帝收朗欲殺之帝尋崩得免後兼三

公署數十人為官屬此諸人當時並無名後皆被知

遇于時稱其知人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度江託足無

所爾家有相爾等並羅列吾前復何憂周嵩起長跪

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為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

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狼抗亦不容

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鄧粲晉紀曰阿奴嵩之弟周謨

語甚可悲

世說新語

也。三周  
並已見

英賢獨見為  
鑒後來龜  
不自靈可傷  
可戒江州未  
必不以滅親  
自詭不知舒  
後如何

懿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為江州。王含欲  
投王舒。舒為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  
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廼所以宜往也。晉陽秋曰。應  
字安期。含子  
也。敦無子。養為嗣。以為武  
衛將軍。用為副貳。伏誅。江州當人彊盛時。能抗同  
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衰厄。必興愍惻。王彬別傳曰。  
彬字世儒。琅  
邪人。祖覽。父正。並有名德。彬爽氣出。儕類有雅正之  
韻。與元帝姨兄弟。佐佑皇業。累遷侍中。從兄敦下石  
頭。害周伯仁。彬與顗素善。往哭其尸。甚慟。既而見敦  
敦怪其有慘容。而問之。答曰。向哭周伯仁。情不能已。  
敦曰。伯仁自致刑戮。汝復何為者哉。彬曰。伯仁清譽  
之士。有何罪。因數敦曰。抗旌犯上。殺戮忠良。音辭恍

欲

幹

友

慨與淚俱下。敦怒甚。丞相在坐。代為之懼。命彬曰。拜  
謝。彬曰。有足疾。比來見天子。尚不能拜。何跪之有。敦  
曰。脚疾何如。頸疾以親故。不害之。累遷江州刺史。左僕射。贈衛將軍。荆州守文。豈能作  
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于江。王  
舒  
傳曰。舒字處明。琅邪人。祖覽。知名。父會。御史。舒器業  
簡素。有文武幹。中宗用為北中郎將。荆州刺史。尚書  
僕射。出為會稽太守。父名會。累表自陳。彬聞應當  
討。蘇峻有功。封彭澤侯。贈車騎大將軍。  
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為恨。含之投舒。舒  
遣軍逆之。含  
父子赴水死。昔酈寄賣友。見譏  
况販兄弟以求安。舒非人矣。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

鑒。罷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聞孟從事佳。今在此不。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四十五

庾云試自求之。褚眄睐良久，指嘉曰：「此君小異，得無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時既歎褚之默識，又欣嘉之見賞。嘉別傳曰：嘉字萬年，江夏鄖人。曾祖父宗，吳司空。祖父揖，晉廬陵太守。宗葬武昌陽新縣，子孫家焉。嘉少以清操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嘉部廬陵從事。下都還，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待還當問從事。」亮舉塵尾掩口而笑，語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太傅褚裒有器識，亮正旦大會，裒問亮聞江州有孟嘉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久之，指嘉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為裒所得，乃益器之。後為征西桓溫參軍。九月九日，溫遊龍山，參僚畢集，時佐史並著戎服，風吹嘉帽墮落，溫戒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嘉初不覺，良久如廁，命取還之，令孫盛作文嘲之，成箸嘉坐。嘉還即答曰：「坐嗟歎，嘉喜酣暢，愈多不亂。溫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明公未得酒中趣，爾。」又問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

善

肉何也。答曰：漸近自然。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而卒。

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

非徒能畫，續晉陽秋曰：達善圖畫，窮巧丹青也。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

見其盛時耳。

王仲祖、謝仁祖、劉真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揚州，殊

有確然之志。中典書曰：浩棲遲積年，累聘不至。既反，王謝相謂曰：「淵

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深為憂歎。劉曰：「卿諸人真憂淵

源不起邪？」

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為代。園客，爰之小字也。庾氏譜曰：爰之，字仲真。

世說新語

翼弟二子中興書曰爰之有父翼朝廷慮其不從命

風桓溫徙于豫章年三十六而卒

未知所遣乃共議用桓溫劉尹曰使伊去必能克定

西楚然恐不可復制陶佩別傳曰庾翼薨表其子爰

也臨終高讓丞相未薨敬豫為四品將軍于今不改

親則道恩優游散騎未有超卓若此之授乃以徐州

刺史桓溫為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宋明帝文章志曰

翼表其子代任朝廷畏憚之議者欲以授桓溫時簡

文輔政然之劉惔曰溫去必能定西楚然恐不能復

制願大王自鎮上流惔請為從軍司馬簡文不許溫

後果如惔

所筭也

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藉累

葉且形據上流三峽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

克

華陽國志曰李勢字子

仁洛陽臨渭人本巴西

宕渠賈人也其先李特因晉亂據蜀特子雄稱號成

都勢祖驤特弟也驤生壽壽篡位自立勢即壽子也

晉安西將軍伐蜀勢歸降遷之揚州自起至亡六世

三十七年溫別傳曰初朝廷以蜀處險遠而溫眾寡

少縣軍深入甚以憂懼而溫直指成都李勢面縛語

林曰劉尹見桓公每嬉戲必取勝謂曰卿乃爾好利

何不焦頭及伐

蜀故有此言

華

懸

此語別見發  
微者也與劉  
真長說殷浩  
同

携

博

虎視淮陰矣

車頓秦書曰符堅字永固武都氐人也

郗超與謝玄不善

符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又

符堅將問晉鼎

既已狼噬梁岐又

卷中之上

四十七



當王應符命也。堅初生有赤光流其室。及誕背赤色。隱起若篆文。幼有美度。石虎司隸徐正名知人。堅六歲時嘗戲於路。正見而異焉。問曰：符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邪？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王霸相。石氏亂，伯父健及父雄西入關，健夢天神使者朱衣冠拜肩頭為龍驤將軍，肩頭堅小字也。健即拜為龍驤，以應神命。後健僭帝號死，子生立凶暴，羣臣殺之而立堅。堅立十五年，遣長樂公不攻沒襄陽。十九年大興，師伐晉，眾號百萬，水陸俱進。次于項城，自項城至長安連旗千里，首尾不絕。乃遣告晉曰：已為晉君於長安城中，建廣夏之室。今故大舉渡江，相迎克日入宅也。于時朝議遣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勲。元功既舉，時人咸歎超

及

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

中興書曰：于時氏賊彊盛，朝議求文武良

將可鎮靖北方者。衛大將軍安曰：唯兄子玄可任。此事中書郎郝超聞而歎曰：安違眾舉親明也。玄必不負其舉。

嘆

韓康伯與謝玄亦無深好。玄北征後，巷議疑其不振。

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戰。

續晉陽秋曰：玄識局真正，有經國之才略。

玄聞

之甚忿，常於眾中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

君親故發，不得復云為名。

褚期生少時，謝公甚知之。恒云：褚期生若不佳者，僕

不復相士。

期生，褚爽小字也。續晉陽秋曰：爽字茂弘，河南人。太傅裒之孫。秘書監韶之子。太傅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秘

謝安見其少時。歎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及長。果俊邁。有風氣。好老莊之言。當世榮譽。弗之屑也。唯與殷仲堪善。累遷中書郎。義興太守。女為恭帝皇后。

郗超與傅瑗周旋。瑗見其二子。並總髮。超觀之良久。謂瑗曰。小者才名皆勝。然保卿家。終當在兄。即傅亮兄弟也。傅氏譜曰。瑗子叔玉。北地靈州人。歷護軍長史。安城太守。宋書曰。迪。字長猷。瑗長子也。位至五兵尚書。贈太常。丘淵之文章錄曰。亮字季友。迪弟也。歷尚書令。任光祿大夫。元嘉三年。以罪伏誅。

王恭隨父在會稽。王大自都來拜墓。恭父蘊。王忱。並已見。恭暫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餘日方還。父問恭何故多日。對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因語之曰。恐阿大

非爾之友。終乖愛好。果如其言。忱與恭為王緒所間。終成怨隙。別見。

車胤父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馬無忌之難。置郡于鄆陰。是時胤十餘歲。胡之每出。嘗於籬中見而異焉。謂胤父曰。此兒當致高名。後遊集恒命之。胤長。又為桓宣武所知。清通於多士之世。官至選曹尚書。續晉陽秋曰。胤字武子。南平人。父育為郡上簿。太守王胡之有知人識。裁見謂其父曰。此兒當成卿門戶。宏資令學問。胤就業恭勤。博覽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桓溫在荊州。取為從事。一歲至治中。胤既博學多聞。又善於激賞。當時每有盛坐。胤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太傅謝公遊集之日。開筵以待之。累遷丹陽尹。護軍將軍。吏部尚書。

王忱死西鎮未定朝貴人人有望時殷仲堪在門下雖居機要資名輕小人情未以方嶽相許晉孝武欲拔親近腹心遂以殷為荊州事定詔未出王珣問殷曰陝西何故未有處分殷曰已有人王歷問公卿咸云非王自計才地必應在已復問非我邪殷曰亦似非其夜詔出用殷王語所親曰豈有黃門郎而受如此任仲堪此舉迺是國之亡徵晉安帝紀曰孝武深為晏駕後計擢仲堪代王忱為荊州仲堪雖有美譽議者未以方嶽相許也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議者謂其殆矣終為桓玄所敗

賞譽第八

陳仲舉嘗歎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國之器汝南先賢傳曰周乘

字子居汝南安城人天資聰朗高峙嶽立非陳仲舉黃叔度之儔則不交也仲舉嘗歎曰周子居者真治

國之器也為太山太守甚有惠政譬諸寶劍則世之干將

閭請于將作劍干將者吳人其妻曰莫邪干將采五山之精六金之英候天地伺陰陽百神臨視而金鐵

之精未流夫妻乃剪髮及爪而投之鑪中金鐵乃濡遂成二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邪而作漫理

于將匿其陽出其陰以獻闔閭闔閭甚寶重之

世目李元禮謾謾如勁松下風李氏家傳曰膺嶽峙淵清峻貌貴重華夏

稱曰潁川李府君潁潁如玉山汝南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颺颺如行松栢之下

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見許

子政弱冠之時歎曰若許子政者有幹國之器正色

忠蹇則陳仲舉之匹正汝南先賢傳曰謝甄字子微汝

南邵陵人明識人倫雖郭林宗

不及甄之鑒也見許子將兄弟弱冠時則曰平輿之

淵有二龍仕為豫章從事許虔字子政平輿人體尚

高潔雅正寬亮謝子微見虔兄弟嘆曰若許子政者

幹國之器也虔弟劭聲未發時時人以為不如虔虔

恒撫髀稱劭自以為不及也釋褐為郡功曹黜姦廢

惡一郡肅然年三十五卒海內先賢傳曰許劭字子

將虔弟也山峙淵停行應規表邵陵謝子微高才遠

識見劭七歲時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初劭拔樊

子昭於市肆出虞承賢於客舍召李叔才於無聞擢

郭子瑜於小吏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劭高名召

功曹時袁紹以公族為濮陽長棄官還副車從騎將

入郡界乃歎曰許子將秉持清格豈可以吾輿服見

之邪遂單馬而歸辟公府掾敦辟

皆不就避地江南卒於豫章也

博之風張璠漢紀曰范滂字孟博汝南伊陽人為功

城聞滂高名皆解印

綬去為黨事見誅

公孫度目邴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

也魏書曰度字叔濟襄平人累遷冀州刺史遼東太

守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東管朱虛人少孤數歲

時過書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泣也原曰凡得學者

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中心感傷故

泣耳師惻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博

覽洽聞金玉其行知世將亂避地遼東公孫度厚禮

之中國既寧欲還鄉里為度禁絕原密自治嚴謂部

落曰移北近郡以觀其意皆曰樂移原舊有捕魚大

船請村落皆令熟醉因夜去之數日度乃覺吏欲追

之度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鶉鷄之網所能羅也

有

謂

繫

魏王辟祭酒累遷五官中郎長史

鍾士季目王安豐阿戎了解人意

王隱晉書曰戎少清明曉悟

謂裴公之談經日不竭

裴頠已見

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

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

裴

按諸書皆云鍾會薦裴楷王戎於晉文王文王辟以為掾不聞為吏部郎

王濬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

鍾日向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

年此二賢當為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滯才

晉陽秋曰

戎為兒童鍾會異之

諺曰後來領袖有裴秀

虞預晉書曰秀字季彦河東

操八歲能著文叔父徽有聲名秀年十餘歲有賓客詣徽出則過秀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大

將軍辟為掾父終推財與兄年二十五遷黃門侍郎

晉受禪封鉅鹿公後累遷左光祿司空四十八薨謚元公配食宗廟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修敬而人

自敬

禮記曰周豐謂魯哀公曰宗廟社稷之中未施敬而民自敬

一曰如入宗廟

琅琅但見禮樂器見鍾士季如觀武庫但覩矛戟見

傅蘭碩江膺靡所不有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

深遠

玄會撮濤並已見上

少得此人

羊公還洛郭奕為野王令

晉諸公贊曰奕字泰業太原陽曲人累世舊族奕有才望歷雍州刺史尚書

羊至界遣人要之郭便自往既見歎曰

羊叔子何必減郭太業復往羊許小悉還又歎曰羊

叔子去人遠矣羊既去郭送之彌日一舉數百里遂

以出境免官復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顏子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實莫知名其

器顧愷之畫贊曰濤無所標明淳深淵默人莫見其際而其器亦入道故見者莫能稱謂而服其偉量

羊長和父繇與太傅祐同堂相善仕至車騎掾蚤卒

長和兄弟五人幼孤羊氏譜曰繇字堪甫太山人祖續漢太尉不拜父祕京兆太守

名  
然

給  
忱

妙絕舉詞

繇歷車騎掾娶樂國禎女禎女生五子秉洽式亮忱也祐來哭見長和哀容舉止

宛若成人西迺歎曰從兄不亡矣

山公舉阮咸為吏部郎曰曰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

也名士傳曰咸字仲容陳留人籍兄子也任達不拘當世皆怪其所為及與之處少嗜欲哀樂至到過

絕於人然後皆忘其向議為散騎侍郎山濤舉為吏

部武帝不用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歎服解音好

酒以卒山濤啓事曰吏部郎史曜出處缺當選濤薦

咸曰真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

之職必妙絕於時詔用陸亮晉陽秋曰咸行已多違

禮度濤舉以為吏部郎世祖不許竹林七賢論曰山

濤之舉阮咸固知上不能用蓋惜曠世之儔莫識其

意故耳夫以咸之所犯方外之意稱其清真寡欲則

迹外之意  
自見耳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清倫亦不成語

世說新語

王戎目阮文業清倫有鑒識漢元以來未有此人

杜篤

新書曰阮武字文業陳雷尉氏人父謚侍中武闕達博通淵雅之士陳雷志曰武魏末河清太守族子籍年總角未知名武見而偉之以為勝已知人多此類著書十八篇謂之阮子終於家郭泰友人宋子俊稱泰自漢元以來未有林宗之匹

武元夏目裴王曰戎尚約楷清通

虞預晉書曰武陔字元夏沛國竹邑

人父周魏光祿大夫陔及二弟歆茂皆總角見稱並有器望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郡劉公榮名知人嘗造周周見其三子公榮曰君三子皆國士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力仕宦可為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陔至左僕射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

傳

憚其風節

大厦有棟梁之用

晉諸公贊曰嶠常慕其舅夏侯玄為人故於朝士中峨然不羣時類

官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

物名士傳曰夷甫天形奇特明秀若神八王故事曰石勒見夷甫謂長史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三公不為我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也夜使推牆殺之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略

不過叔叔亦不候濟脫時過止寒温而已後聊試問

近事荅對甚有音辭出濟意外濟極惋愕仍與語轉

造精微濟先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

形俱肅。遂留共語。彌日累夜。濟雖儁爽。自視缺然。乃喟然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至門。濟從騎有一馬。絕難乘。少能騎者。濟聊問叔好騎乘不。曰亦好爾。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縈。名騎無以過之。濟益歎其難測。非復一事。鄧粲晉紀曰。王湛字處沖。太原人。隱德人莫之知。雖兄弟宗族亦以爲癡。唯父昶異焉。昶喪居墓次。兄子濟往省湛。見牀頭有周易。謂湛曰。叔父用此何爲。頗曾看不。湛笑曰。體中佳時。脫復看耳。今日當與汝言。因共談易。剖析入微。妙言奇趣。濟所未聞。歎不能測。濟性好馬。而所乘馬駿駛。意甚愛之。湛曰。此雖小駛。然力薄不堪苦。近見督郵馬。當勝此。但養不至耳。濟取督郵馬。穀食十數日。與湛試之。湛未嘗乘馬。卒然便馳騁。步驟不

長

門

調

潺純

甥

異於濟。而馬不相勝。湛曰。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勝不。唯當就蟻封耳。於是就蟻封盤。馬果倒踏。其儁識天才。既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具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武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荅。既而得叔後。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不癡。稱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晉陽秋曰。濟有人倫鑒識。其雅俗是非。少所優潤。見湛歎服其德。守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之曰。欲以我處季孟之間乎。王隱晉書曰。魏舒字陽元。任城人。幼孤。爲外氏寧家所養。寧氏起宅。相者曰。當出貴甥。外祖母意以盛氏甥小。而惠謂應相也。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少名遲鈍。叔父衡使守水碓。每言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五十五



舒堪八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不以介意。身長八尺二寸。不修常。人近事。少工射。著韋衣入山澤。每獵大獲。為後將軍。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為坐畫。籌後。值朋人少。以舒充數。於是發無不中。加博措閑雅。殆盡其妙。毓歎謝之曰。吾之不足盡卿。如此射矣。轉相國參軍。晉王每朝。罷日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累遷侍中。司徒。於是顯名。年二十八始宦。

裴僕射。時人謂為言談之林藪。惠帝起居注曰。顧理甚淵博。贍於論難。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

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

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褚氏家傳曰。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褚先生後也。陶聰惠絕倫。

年十三作鷗鳥水磴二賦。宛陵嚴仲弼見而奇之。曰。褚先生復出矣。弱不好弄。清淡閑默。以墳典自娛。語

確

華

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舍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歸命世祖補臺郎建忠校尉司空張華與陶書曰。二陸龍躍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匱。仕至中尉。

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

時之雋乂。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

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

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

龍。鴻鵠之裴回。懸鼓之待槌。秀才。蔡洪也。集載洪與刺史周俊書曰。一日侍

坐。言及吳士。詢于芻蕘。遂見下問。造次承顏。載辭不舉。敕令條列名狀。退輒思之。今稱疏所知。吳展字士

裴

賓

紙

世談新語  
季下邳人。忠足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堪幹世。仕吳為廣州刺史，吳郡太守。吳平還下邳，閉門自守，不交賓客。誠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也。朱誕字永長，吳郡人。體履清和，黃中通理。吳朝舉賢良，累遷議郎。今歸在家，誠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也。嚴隱字仲弼，吳郡人。稟氣清純，思度淵偉。吳朝舉賢良，宛陵令。吳平去職，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也。張暘字威伯，吳郡人。稟性堅明，志行清朗。居磨涅之中，無淄磷之損。歲寒之松柏，幽夜之逸光也。陸雲別傳曰：雲字士龍，吳大司馬抗之第五子。機同母之弟也。儒雅有俊才，容貌瓌偉，口敏能談，博聞彊記。善著述，六歲便能賦詩。時人以為項託揚烏之疇也。年十八，刺史周俊命為主簿。俊常歎曰：陸士龍當今之顏淵也。累遷太子舍人。清河內史為成都王所害。凡此諸君，以洪筆為鉏耒，以紙札為良田，以玄默為稼穡，以義理為豐年，以談論為英華，以忠恕為珍寶。著文章

虛

為錦繡，蘊五經為繒帛，坐謙虛為席薦，張義讓為帷幙。行仁義為室宇，修道德為廣宅。按蔡所論士十六人無陸機兄弟，又

無凡此諸君以下疑益之

人問王夷甫：山巨源義理何如？是誰輩？王曰：此人初不肯以談自居，然不讀老莊，時聞其詠，往往與其旨

合。顧愷之畫贊曰：濤有而不恃，皆此類也。

洛中雅雅有三嘏：劉粹字純嘏，宏字終嘏，漠字冲嘏。是親兄弟。王安豐甥，並是王安豐女壻。宏真長祖也。

晉諸公贊曰：粹沛國人，歷侍中南中郎將。宏歷秘書監、光祿大夫。晉後略曰：漠少以清識為名，與王夷甫

祕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五十七

按

世談新語

友善並好以人倫為意故世人許以才智之名自相國右長史出為襄州刺史以貴簡稱按劉氏譜劉邠妻武周女生粹洛中錚錚馮惠卿洛粹是播子晉後略曰

宏漠非王氏甥播字友聲長樂人位至太宗正生粹入王故事曰粹少以才悟識當世之宏蚤歷清職仕至侍中為長沙

王所害孫與邢喬俱司徒李胤外孫及胤子順並知名

時稱馮才清李才明純粹邢晉諸公贊曰喬字曾伯河間人有才學仕至司

隸校尉順字曼長仕至太僕卿

衛伯玉為尚書令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奇之曰

自昔諸人沒已來常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言於

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冰鏡也見之若披雲

慎

也

霧觀青天

晉陽秋曰尚書令衛瓘見廣曰昔何平叔諸人沒常謂清言盡矣今復聞之於君王

隱晉書曰衛瓘有名理及與何晏鄧颺等數共談講見廣奇之曰每見此人則塋然猶廓雲霧而觀青天

王太尉曰見裴令公精明朗然籠蓋人上非凡識也

若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或云王戎語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

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鄭玄曰作起也

王夷甫自歎我與樂令談未嘗不覺我言為煩晉陽秋曰

樂廣善以約言厭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祿大夫裴叔則能清言常曰與樂君言覺其簡

至吾等皆煩也

郭子玄有儁才能言老莊庾敳嘗稱之每日郭子玄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五十八

何必減庾子嵩名士傳曰郭象字子玄自黃門郎為大傳主簿任事用勢傾動一府豈謂

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其伏理推心皆此類也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儻太尉荅曰

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王隱晉書曰澄通朗好人倫情無所繫

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晉陽秋曰太傅將召劉

汗入太傅凝而禦之輿乃密視天下兵簿諸屯戎及倉庫處所人穀多少牛馬器械水陸地形皆默識之

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事自潘滔以下皆不知所對輿便屈指籌計所發兵仗處所糧廩運轉事無凝滯

於是太傅潘陽仲大才裴景聲清才八王故事曰劉

滔以博學為名裴邈疆立方正皆為東海王所暱俱顯一府故時人稱曰輿長才滔大才邈清才也

戌 係



世說新語卷中之上

世說新語卷中之上

Blank space within the printed columnar border on the right page.

